



荒
过
点
从
端
意
我
六
我
张
条
暗
牙

芜
一
点
肩
着
循
只
们
着
条
红
齿

的
片
的
声
狼
围
的
颤
色
似

山
黄
呈
拢
口
颤
的

崖
色
扇
过
外
的
的

骤
和
面
来
吐
干
白
铸

然
星
爷
只
形
，
出
舌
色
有

山峰妙 猎人

荒芜的山崖骤然飘过一片黄色和星星点点的绿光。爷爷从肩上拿下枪，平端着冲我喊：“注意，狼群来了！”我循声望去，只见六只狼呈扇面形朝我们围拢过来，从张着的口中吐出一条条颤颤的软舌，暗红色的，白色的牙齿似乎铮铮有声……

杨玉祥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妙峰山 猎人

杨玉祥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妙峰山猎人/杨玉祥著. —北京: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5301-2284-6

I. 妙… II. 杨…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84734号

妙峰山猎人

MIAOFENG SHAN LIEREN

杨玉祥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6开本 14.25印张 170千字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7-5301-2284-6/I·818

定价: 20.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禀性难移

我不善交际，不善当官，不善讲话。

喜欢一个人闷在犄角旮旯儿，默默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自认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足矣！

读书写作，是我一辈子的喜好。

任凭世间潮起潮落，雷雨彩虹，我心静如水，淡然而浩淼。

我喜欢日本箱根的怀石料理。一桌十多个品种，有生鱼片、烤鳗鱼、鲜豆腐、大酱汤和裹在粽子叶片里的白米饭。细致到哪盏青酒、哪杯汤的摆放位置都有讲究。每一个品种都有其独特的味道，吃一次能记一辈子。

我想，为文之道，该学习箱根的怀石料理，把文章写到极致。掩卷之后，是一种充满韵味的享受。如品茶、饮咖啡，心旷神怡，如沐春风。

这是我的追求！

明末张岱说过：“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别人眼里的不屑，在我看是一种禀性，几十年过去了，禀性难移呀！

杨玉祥



目 录

成功是从昨天开始的	1
妙峰山猎人	14
一笔无法偿还的债	23
教书匠和市长大人的故事	30
浮桥边的“鬼影”	37
蛟龙与蛟虫	44
足球小子的折戟沉沙	53
走出漩涡	61
八戒	80
泥鳅	88
胜利的失败者	95
遗憾	101
好核心·劣核心·女人·男子汉	107
玉兰花	122
十六岁的女中学生	126
男子汉·瘸子·狼	138
灭鼠大王	141



CONTENTS

警校学生打扒队	144
“学通社”记者微服私访	147
同桌情	168
电脑法官	176
傻博士	182
毛毛虫·香烟盒·老虎棋	195
尖子·尾巴·班长	198
打赌	204
青春期隐秘	207
后记	221



成功是从昨天开始的

——记世界俄语奥林匹克金牌获得者戎剑

在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俄语奥林匹克队在接受集训。七个中学生却有十多个任课老师。老师是外语学院赫赫有名的教授。这个老师教完，那个教授夹着课本走上讲台。可谓轮番轰炸，不让孩子们有喘息之机，像运动员的强化训练。写字用俄文，说话用俄语，从早到晚十六个小时，似乎生活在俄罗斯。北京八十中高一学生戎剑的小脸累瘦了，眼窝深陷。假日回家，躺在床上全身像散了架，“我好像成了个俄国佬，都快不会写中国字了。”戎剑冲爸爸喃喃地说。这时，爸爸扔给他两张明信片说：“写两个中国字吧！”那神情似乎在考考他是不是把老祖宗的字都忘光了。戎剑从上衣兜里掏出钢笔，趴在床上重重地写下一行飘洒的大字：“冬宫将在你的脚下！”字里行间流溢着一股阳刚之气。

几个月后，戎剑过五关斩六将，由北京队进入国家队。七月二十四日，他踏上了飞往莫斯科的飞机。冬宫真的在他脚下了。

经过几天的紧张考试，戎剑和小伙伴们一起走上了奥林匹克领奖台，接过了金灿灿的奖杯。在一片片掌声中，戎剑的大脑飞速地掠过昨天、今天，他想大声说：“成功是从四年前开始的。”然而他鼻子发酸，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

幼儿园前是一块儿平坦的地面。三四十个小朋友坐在小马扎上，好奇的眼睛盯着一辆三轮车。车子三个轱辘像吃饭的大盘子，电镀车把手在阳光下闪着迷人的光。穿着白色连衣裙的阿姨说：“哪位小朋友敢骑这辆车？”小朋友们你看看我，我瞅瞅你，不吭声。这时，一只小手伸出来，渐渐举过头顶，圆圆的脸庞上，一双晶亮的眼睛望着阿姨，是那么自信。

“下面让戎剑做骑车示范。”阿姨说。

小戎剑从凳子上站起，慢慢地走近三轮车，没扶车把就抬起小腿一屁股坐在了车上。车身震动，车把歪在一边，戎剑笨拙地扶正车把，小腿使劲儿蹬着。车子吱吱地往前挪，像个醉汉左摇右晃，穿过平地。前面横着一条小沟，黑糊糊的。阿姨在喊：“往回拐！往回拐！”一声比一声急迫。可戎剑似乎没听见，童车径直往小沟冲去。他那双慌乱的眼睛和挂在脸颊上的颗颗汗珠，足以判定他听到了阿姨的喊声，可屁股下的三轮车像狂奔的骏马，他驾驭不了了。

车子栽在了沟里。

他压根儿就不会骑车。

当年骑三轮车的孩子，如今坐在北京八十中初一年级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圆圆的脸变得清瘦，晶亮的眼睛依然那么自信。

俄语老师李雁南站在讲台上说：“今天我们选课代表，谁能够胜任，请举手。”教室里静悄悄的，学生们眼盯着老师，没有任何反应，似乎没听见老师的话。李雁南舒展的眉毛渐渐聚在一起，怎么堂堂的市重点中学俄语班，竟没有一个同学站出来承担俄语课代表的职务。是不屑，还是缺乏勇气？

这时，一只小手举起来了。而且越举越高。同学们的眼光刷地转过去。他白皙的脸涨红了，窘迫地回头瞅瞅，才知道全班就自己一人

举手。他高举的手往回缩缩，但很快又高高地举起来，举过头顶，紧抿的嘴唇透着一种坚定。

“好了，那就是戎剑吧。”

十多年了。他的秉性依然没变。

俄语课代表，不言而喻，数学、语文成绩不管咋样，俄语必须跑在同学们的最前面。他跑到书店，买来俄语磁带及相关书籍，回到家把小录音机放在地上。耳朵上插着耳塞，双手撑着地面，趴下，一边听俄语磁带，一边练俯卧撑。戎剑称之为一举两得，既锻炼了身体，又学习了俄语。

李雁南老师五十多岁，两撇眉毛下是一双慈祥的眼睛。一口标准的山东口音。几个月前，区教育局长找到他说：“李老，这回世界俄语奥林匹克大赛，没有一名朝阳区的学生，想起来怪丢人的。您是俄语专家、学者，请您出山，就是想提高朝阳区学校的俄语教学水平，并培养几个俄语尖子生，参加四年以后的俄语大赛。”

李老师被局长的几句话撩拨得激动起来，他紧紧地握着局长的手，那双因岁月的推移而变得苍老孱弱的手，忽然变得那般有力，似乎在说，四年之后，我一定把第一流的俄语生，送到莫斯科去，捧回金杯。

李老师曾是大学老师，自然也把大学的教学方法和习惯带到了中学课堂。他主张老师教课时语音要平和，神态要慈祥，这样学生的神经才能放松，放松了才能记住老师讲的知识。他反对老师讲课时板着面孔，觉得这样学生神经绷得紧紧的，怎能记下东西呢？可有些孩子自制力差，老师一放松，他们就搞起小动作，偷偷聊天。

可是，戎剑认真听老师讲课，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老师，这不，他正趴在桌子上写俄语单词呢。李老师倒剪双手走过来，眯缝着眼睛瞧了一会儿，像温和的老爷爷，指着练习本上抄写的词语说：“写得不太符合规格，重抄一遍。”口吻几乎是命令，不容更改。戎剑一声没吭，默默地按照李老师的要求重抄了一遍。现在戎剑写了一手漂亮

的俄文字，就是那时在李老师严格要求下训练出来的。

俄语至关重要是口语。仅仅在课堂上不能保证每个同学都有锻炼口语的机会。多年来，李老师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在清晨找个安静的场所朗读俄文。近来他把朗读俄文的场所改在学校操场，哪个同学有兴趣均可参加。

李老师每天总是第一个来到学校，手指轻轻地敲着紧闭着的蓝色铁门。老门卫从床上爬起来，睡眼惺忪地出来说：“刚五点您就来了。”

“打搅了！打搅了！”李老师谦恭地说。

同学们陆陆续续来了七八个，但在这七八个人里准有戎剑。李老师拿着书领着大家念，边念边沿着操场边散步。老师领着念完，同学们再轮流念。最后剩下戎剑了。戎剑微蹙着眉头思索着。老师念的怎么和俄语磁带上的语音有所差异，难道是磁带的语音念错了？不对，老师是山东人，说出话来一口山东腔，语音难免不准确。如果我按磁带语音练，同学老师是否会对我的另辟蹊径感到反感呢？不，自己应该有自己的主见。

戎剑念完课文，果然同学们冲着他喊：“戎剑念的语音怎么和我们不一样？”“戎剑你念错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嚷嚷，戎剑并不吭声，只是用求援的目光望着李老师。李老师听戎剑念完课文，眼睛一眨不眨，浑浊的眼睛蓦然发亮，仿佛从尘沙中发现了一颗珍珠。

“同学们甭管他，让他按照这个语音念。”从此，班里每次念俄文，戎剑的语音总是和大家稍稍有些不同。

这天，李老师见到了戎剑的母亲问：“戎剑的语音念得咋那么准，他跟谁学的？”

戎剑的母亲想了想，扑哧笑了：“是跟磁带学的吧。”

“噢——”李老师感叹一声，“这孩子挺有主意。”

一年下来，全区俄语统考，结果第一名是戎剑班的学生，最末一名也是他们班的学生。这样平均分上不去，学校正在考虑更换俄语老

师。李老师想，如果班里的学生都像戎剑一样……但他知道这只是幻想。

三年之后，他的学生戎剑荣获了世界俄语奥林匹克金奖。《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全国各大报纸，纷纷报道。戎剑一夜之间成了个小小的名人了。可是，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老师。当他提着从俄罗斯买来的糕点看望当年的李老师时，李老师激动得双手作揖，冲他的学生微微躬身说：“惭愧、惭愧，仅教了你们一年，没有把你们带起来。每每想起，我是羞于见你们啊。”

戎剑坐在沙发上，深情的目光望着当年的老师。他想说，虽然仅仅教了一年，可在这一年里，您对我们倾注了那么多心血。同学们都说，懂了李老师教的方法，其他老师再讲什么，我们都懂，这叫万变不离其宗。

李老师啊！您看到您教的学生有今天，应该欣慰。那个金光耀眼的金杯，也有您倾注的心血。

您是当之无愧的启蒙老师，是您把小小的戎剑，领进了五彩缤纷的俄语世界。

二

星期日，沈老师的家热闹起来，戎剑等八九个学生又到她家聚餐。知情的人都知道，聚餐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只准说俄语，不准讲汉语。在这种场合谁要不得已用了老北京腔，那可就太露怯了。

“沈老师，准备了什么好吃的？”

“您可得准备充足，我们一个个都是饭桶。”

一进沈老师的三居室楼房，戎剑等学生就和沈老师开起了玩笑。沈老师名叫沈佩云，是北京朝阳区俄语教研室的教研员，经过教育局领导批准，暂时兼任戎剑班里的俄语老师。沈老师高挑儿的个子，再加上夏天一穿上裙子，从后面看去，依然婀娜多姿，充满着年轻姑娘

的神韵。她每每见到自己的学生，眉毛总笑得弯弯的，晶亮的眸子闪耀着一种光，一种慈爱的光。

这么多人吃饭，沈老师一人忙不过来，学生们自然加入帮厨的行列。她熟练地分配完活计，就给学生们一个个系上准备好的围裙。

不一会儿，一个女生拿着一把菠菜问：“菠菜的根，要还是不要？”

戎剑在厨房里切着肉说：“不要！”

另一个男孩子把脑袋探进厨房：“芹菜的叶要不要？”

“不要！”戎剑又答。

沈老师笑着冲戎剑说：“这么普通的知识都不懂，看来在家一定是少爷小姐了。”忽然她愣了愣，只见切肉的戎剑，动作是那般熟练，闪光的菜刀有节奏地在手下跳动，肉切得薄、细、匀。大盘小盘上，肉片、肉丝、肉丁，摆放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沈老师说：

“你真行。”戎剑抬起头冲沈老师笑笑。他总是爱笑，一种宽厚温和的笑。

因为说话只能用俄语，所以平常唧唧喳喳不闲着的同学，今天却闭紧着嘴巴。不是因为个别词语不会说，就是怕说错了露怯。这时，戎剑最活跃，他一会儿和这个男生唠嗑，一会儿搭那女生茬儿，偶尔冒出一些词，同学们听着都犯愣。只有沈老师温和地微笑，心想：戎剑真用功，刚学到第七课，他却把第十五课的生词都学过了，而且还能在对话中熟练运用。

聚餐结束，同学们感叹说：“仿佛是在莫斯科做客。”

不愧是教研室的教研员。沈老师讲课，总有些独到的地方。

这天，沈老师在教室前面的一个角落摆放了许多五彩缤纷的小物件，有衣服、裙子、鞋子、牛奶，全是真真切切的实物。

“我买一双鞋子。”戎剑走上来用俄语冲沈老师说。

沈老师从角落中拿起鞋，放在书桌拼成的长条柜台上。

然后戎剑当售货员，学生当顾客。一改过去的聋哑外语，锻炼学

生们的开口能力、听说能力的培养。沈老师称之为实物情境教学。

沈老师不仅仅教学生文化知识，也用她那双明亮的眼睛观察孩子们的一举一动。这几天她发现戎剑的小脸黑瘦黑瘦，略略凸起的两腮也深陷下去，红润的脸颊也苍白了许多。连垂在戎剑额前的那缕头发也是显得那么疲惫。她截住戎剑问：“你病了？”

“没有。”

“那你一定是有什么事？”

“没有。”

沈老师警觉的眼睛盯着他，盯得戎剑有点儿不好意思。他垂下头。

“你星期日上午干啥？”

“上俄语奥校。”

“下午呢？”

“上物理奥校。”

“中午饭吃什么？”

“面包。”

沈老师心疼地叹息一声说：“这怎么行，你的学习那么紧张，一大堆功课需要你去做。星期日本来是休息的日子，还要上两个奥校，这样下去身体会搞垮的。再说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你应该集中力量攻破一个专业。”

戎剑蔫了，不知如何是好。

“你应该权衡自己在哪些方面更有特长，然后割舍掉另一个。”沈老师的声音。

戎剑也感到报考两个奥校，体力和精力都有点儿顶不住了。至于在哪些方面更有特长，他自己也把握不准。

沈老师知道，这时候需要自己帮助学生找准方向了。“你的语音很准。这对于一个学习俄语的学生来说，太难得了。几乎上百人不见得有一个。你应该珍惜这个优势。”

戎剑感动地点点头。

沈老师对自己学生的观察那么细微，细微得令戎剑的母亲都自叹不如。其实老师热爱自己的学生，爱到极致便掺和进了母爱。

当戎剑获得进军莫斯科的参赛资格，立刻就想到了沈老师，他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沈老师，让她也一块分享这个欢乐。此时，沈老师早已不教他们俄语了。

沈老师没在家，他想不管几点，沈老师总会回家的，于是他站在楼道上等。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四十分钟过去了，终于沈老师的闺女上来了，看了他一眼又噌噌地下了楼。冲迎面骑车过来的沈老师说：“您的得意弟子来了。”这么晚戎剑登门拜访肯定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沈老师蓦然意识到什么，车往墙边一靠就往楼上跑。车子没放稳，哗啦啦一声响，倒在了楼下。她也顾不上许多了，三步并两步上了楼，拉着戎剑进了屋，坐在沙发上气喘吁吁地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加入国家队了。”戎剑脸放红光地说。

“太好了！”沈老师双手在空中扬了扬，而站在一旁的闺女，总觉得母亲对学生有点儿偏心眼儿，认为正是这些学生把属于自己的母爱夺走了。看到母亲为了学生的成绩高兴得手舞足蹈，她有几分不满，甚至嫉妒，嘴巴撅得高高的。“哼”了一声，“咣”地关上门到自己屋去了。

三

沈老师把戎剑他们带到初三，就不再教他们了。话别那天，老师和同学们都掉了泪。有几个甚至哭得泣不成声。两年了，大家一致觉得最喜欢的课是俄语，最喜欢的老师是沈佩云。

这个评价，最令沈老师欣慰了。

沈老师走了，新来的俄语老师又是咋样的呢？

新老师来了。他叫吴振寰，高高的个子，一头白发，显得很脱俗。无论往哪里一站，都有股子威慑人的力量。

“学俄语，一要实践，二要创造一个语言环境，所以俄语课一律用俄语说话。”

大家几乎同时“哟——”地长叹一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吭声。显然觉得老师的要求未免苛刻。

吴老师翻开课本，他对下面的波动似乎毫无反应。一切就这么定了，没有商量的余地。

“今天学个名词——工程师。”吴老师把工程师的读音和用法说了一遍后，就问：“在坐的哪位的家长是工程师？”

“要是不好意思说，同学们揭发一下。”

“戎剑的爸爸妈妈是工程师。”有个同学揭发说。

“你父亲既然是工程师，干吗不说？”吴老师温和地问。

戎剑只是笑笑，没吭声。

“哪位同学将来想当个工程师？”

“我。”一个男生在后排说。

“你想做化学方面的工程师，还是想做物理方面的工程师？”

“物理工程师。”

“为了搞好工程师工作，你现在应该怎么办？”

“好好学习。”

教室气氛一下就活跃起来，在很有趣味的聊天中，师生之间的关系变得融洽了。在聊天中突出了“工程师”一词，使学生们轻而易举地记住了这个词。

“下面学‘吃’这个动词。”说完，吴老师说要考考同学们，每个人必须用“吃”造个句子。

他走到左边第一个位子前问：“你爱吃什么？”

“我爱吃肉。”那个同学站起用俄语答。答完并没坐下，而是问：“老师，您爱吃什么？”

“我爱吃鲜的、香的。”

同学们按照次序说，有的说吃烧饼，有的说白薯，或炸糕、豆腐脑，真是五花八门。而站起来皱眉思索的，或抓耳挠腮的，磕磕巴巴的，吴老师就说：“请坐下。”虽没批评一句，可心里挺不是滋味。

一节课下来，不用复习，就对所学的几个词，从读音到用法，记得清清楚楚。戎剑对同学们说：“吴老师的课，讲得地道。”

20世纪50年代末，吴振寰高中毕业时，曾考了个北京市唯一的俄语一百分。按照分数，他应该考上北大俄语系或复旦大学。可录取通知单下来，是北京师范学院。一问，是因为吴老师的父亲年轻时被溥仪送到日本学习，解放后被镇压了。好的学校自然没他的份儿。大学毕业，也因为父亲出身的问题，他被分配到通县西集中学，一干就是十多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价值才显示了出来。每年考上大学的学生，俄语分总是最高。教哪个班，哪个班爱学俄语。1986年，他调到北京新源里中学，朝阳区统考，新源里中学的平均分数位于全区第二名。这对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校来说，无疑是破天荒的事。

在俄语奥林匹克国内选拔赛紧锣密鼓地进行时，吴老师把戎剑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对他进行单独辅导，训练他对文章的转述能力。这天，师生俩熬得很晚，但仍然没有一点儿倦意。只见吴老师点燃一支烟，深吸一口，缓缓吐出一缕缕青烟说：“你还得加强听说训练。这方面比较起来薄弱点儿。可我帮不上忙了，你得找原装的。”

戎剑愣了愣，吴老师却笑着解释说：“原装的就是指俄罗斯人。附近的农贸市场，有许多俄罗斯人在那里购物，你可以找他们掺和掺和。”

东直门农贸市场位于戎剑家的对面。这里一排排刷着绿漆的铁制货架，一直顺延了二里多路。卖菜的、卖服装的、卖吃的，应有尽有。白天或傍晚，小贩的吆喝声、顾客的询问声、烤羊肉串的叫卖声仿佛掺和着膻味儿。来来往往的汽车喇叭声和自行车铃声，响成一片，构成了一幅繁华的景象。

戎剑挤在一群购物者之中，一双发亮的眸子紧紧盯着过往的行人。忽然他眼睛一亮，一个五十多岁的俄罗斯人模样的人走过来，双手插在衣兜里正东张西望。戎剑凑上去，脸涨得通红，怯怯地用俄语问：“您要买什么东西？”那人瞥他一眼，仅点点头，什么也没说，赶紧走开了。俄罗斯人的冷漠使戎剑感到人家并不欢迎他，甚至有点儿讨厌他。换别人也就算了，但戎剑可不是轻易服输的，他寸步不离地跟在人家屁股后面，穿过一个摊位又一个摊位。一个服装摊吸引住了俄罗斯人，他上前捏捏像彩旗一样挂着的羽绒服。戎剑凑上前问：“您想买羽绒服？”俄罗斯人见还是他，脸色沉了下来，不屑地把脸扭过去，连头也没点。戎剑有点儿纳闷，这个俄罗斯人是咋回事，是不是把我当成坏人了？他解释说：“不用担心，我是个中国学生，跟您接触仅仅想练一练口语。”

俄罗斯人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番，最后他似乎判断出面前的中国学生说的是真话，才微笑着说：“我以为你要找我换美元呢。”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

戎剑家的街坊，来了个俄罗斯人，是西伯利亚大学的教授，要请戎剑当导游。这天，教授开着小卧车来接他，戎剑有点儿紧张，笨手笨脚地打开车门。为了消除他紧张的情绪，教授帮他打开车门，诙谐地笑着说：“现在你是将军，我是士兵。士兵给将军开门。”戎剑抿着嘴笑了，松弛了紧张的神经。“现在，一切听从将军的，请下命令吧。”教授像个士兵郑重地说。“故宫。”戎剑用俄语发出了第一号命令。

从那以后，西伯利亚大学教授一直和戎剑保持着书信联系。教授依然称呼他将军，他回信称呼教授为士兵。

一来二去，戎剑的口语越练越完善，以至他一开口，一些俄国人都惊异地瞪大眼睛说：“你简直是个小莫斯科人。”渐渐地，他在东直门农贸市场也出了名，经常有些个体户找上门来，拉他去做翻译，戎剑帮助他们做成了很多笔买卖。为此，俄罗斯人掏出钱来要酬谢